

現代中國詩選

楊牧 鄭樹森 編



洪範文學叢書 095

現代中國詩選

楊樹森 編
鄭樹森 編

洪範書店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選詩國中代現

洪範文學叢書

編者：楊樹森

發行人：孫致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二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臺北郵局六——五三號信箱

三九二七五七七·三九四六七九〇

郵政劃撥：〇一〇七四〇二——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印刷廠：永裕印刷廠

法律顧問：陳長文（理律法律事務所）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

（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定價 200 元 裝平 260 元 裝精

凡例

一、本書選錄一九一七至一九八七年間以白話的、新的、現代的面貌發表之中文詩作，前後涵蓋七十年；詩人行年少長相距八十二歲，則以一九六五年出生者為下限。

二、詩人排列次序，以出生年為先後；其出生年相同者，依姓氏筆劃序。

三、本書詩作以就詩人專集初版本選錄為原則；其未見初版者，參酌使用後來版本，必要時也從報章、期刊、選本、總集錄之。

四、原作詩末所附寫作日期或地點，除確實與作品指涉相關者，一概略去；其所附詩人自注說明，亦盡可能略去。

五、原作經發表後，若因詩人潤飾更動致產生文字參差之現象，經校讐比勘後，選

錄編者判斷為優勝版本者入書。

六、本書附錄「詩集選目」，臚列詩人所著專集，並載明初版年份；同名詩集有因增刪致內容顯著不同者，擇要載不同版本年份。詩人合集取其意義特殊者納入；詩集為身後經他人編輯出版者，參酌收錄。報章、期刊、選本、總集、油印（影印）本、手抄本不另列細目。

七、本書之編選，首重藝術價值，兼顧詩人及其作品累積之歷史意義。

導言

楊樹森
鄭牧森

一

五四前後，對文學有所執着與信仰的青年知識份子，終於公開要求「改良」，主張徹底檢討傳統文學的體貌，內容，和格調；而這其中他們表現的最大關注，或者說懷疑，則對象顯著突出的就是詩。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以詩為反省查驗的中心，擴大思索一般文學層面，這在那政治社會丕變的關頭，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詩之為物千載以下左右了中國文化精英階層的倫理訴求和審美傾向，其他文類無論大小深淺，幾乎都是由他們的詩心分裂出去的，或至少都和他們的詩心環節鉤絡；詩的繁榮或枯萎是每一個特定社會裏，文化氣候升沉的指數，殆無可疑。

中國傳統詩文學發展到清朝的同光時期，真正有了世紀末的氣息，裝腔作勢者

有之，酸腐晦晦者有之，慘綠惡紫，不一而足；要之，詩人的心思可能敏捷，時勢所趨，病在苟且，一般都缺少振作翻新的勇氣。他們承襲了三千年豐富的文學遺產，而倫理條件是固定的，審美標準是僵化的。所謂詩教，立足於一定的內容指涉和形式圖轉上；這其中歷代遷就，容或有色調和音量的波動，詩的宗旨和樣子乃是不可挑戰的。智者千慮，至多僅能首肯「四言變五言，五言變七言，詩變詞曲」之類的理論；他們堅持一定的共同型態必須有，音聲韻律的規則不可廢，而詩的氣氛和目的更多拘泥，所以辭書和自然界裏自有不可以入詩的名目，人情社會也有悖離詩意的因素——所謂「詩意」，早已成爲一些人死滅虛偽的癖性，風化稀薄，以訛傳訛。在那變動鉅大的時代，偶爾我們看到一兩個詩人在作品裏偷偷擺進一點新的事務，出之以因襲聲韻的語言字彙，在令人窒息的起承轉合裏動彈不得，徒增疏離與錯愕。總之，我們知道，詩的策略不變，詩的精神終將不起。

詩的策略即詩的語言表達和形式技巧。五四前後的青年知識份子要求變更詩的策略，以便有效地含涵並推動一全新的詩的內容。以白話的，自由的外型培養直接或間接和時代有關的主題，加以擴充，更通過藝術的琢磨，提升，使臻於普遍和恆久。七十年來，中國新詩的生命是活潑躍動的。縱使這其間它曾不免於政治和其他

勢力的打擊與摧殘，在新語言新形式的面目下，它不斷探索着新的哲學境界，新的藝術領域。新詩一舉拋棄了往昔舊文學的意態和腔調，拋棄了約定俗成的美和不美，轉而在層出不窮的形式裏自發生長，擴張，開闢迥異往昔的理念，試探知性，擦發感性。任何注意這一段文學史的人，應當不會不發現，五四以來的詩自有一種注定將持久演化的動感，挾其白話的活力，創造的英氣，通過時間和空間的錘鍊，這詩早已發展出它不可忽視不可詆侮的現代質地（modernity），是三千年中國文學傳統裏一無先例的突破。

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現代質地支配了二十世紀的中國詩，而詩正爲新文學擔負一重要先行的任務。

二

早期新詩人拒絕了傳統形式，奮起嘗試新方法以表達他們의思想和感覺，這在今天看來，毋寧是一種極大的勇氣；事實上他們若想要以舊體作詩，一定是得心應手，毫無困難的，但我們的前輩選擇了形式的創新，以之證明他們對整個時代文化

的使命感。我們對早期新詩人的理想抱負和實踐，絕對肯定。

傳統形式已經放棄，則新形式的追求遽然成爲二十年代以下大半詩人深感迫切的問題。舊有的典範（Paradigm）崩潰以後，我們是否應該建立一新的典範以統攝一切詩創作的容貌，以利詩人遵循？或許我們宜聽任各種不同形式自由滋長，不再加以約束？那個時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之一，即外國詩型的引進實驗。在那個變動危機的時代，知識份子因體會國族命運面臨艱難，遂對傳統文化教養產生懷疑，或主動摧促它崩潰，轉而瞻顧西方，引進技術——這在那時代是一普遍現象，初不僅文學如此而已。於是，本來散漫自由的白話詩，無韻，音步不拘，行數參差，在二十年代中葉的「晨報詩鐫」上，因爲留學歸來的青年詩人努力提倡，顯明以某種格律的姿勢出現：西洋傳統舊詩的格律，一時變成了中國現代新詩的典範。

從二十年代中葉開始，許多卓犖崢嶸的詩人在實驗着西洋格律，歐洲浪漫主義以下各種風起雲湧的形式，都能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尋到反射的痕迹，再加上一些文藝復興前後的古典模範，例如商籟十四行體，都變成青年知識份子汲汲探索學習的對象。以商籟爲例，這種形成本身很嚴謹，支派亦繁，但新詩人步趨仿摹者反而樂之不疲。我們今天回顧歷史，掀開詩選，可以輕易發現到數十年來詩人在這方面

累積的成績，正好印證了他們努力追求的方向和手段，在某方面說來，也和他們同時代其他學科行業裏的有心人一樣，是相當而平行的。

當然，新詩之所以新，所以為現代人生的產物，不僅因為外在策略（語言和形式）改了，更因為它的內在涵容也變了。一貫的懷人，行旅，酬問，傷逝等等固然不能盡免，這個時期的詩在內容的選擇和處理方面是擴大了，有時也顯得更深入了。五四以後三十年的創作，除了有些人繼承了傳統題材，並以迥異往昔的形式和技巧加以表現之外，明顯地更湧動着詩人強烈的時代感，對國族命運的思考，反省，往往出之以浪漫主義的壯懷狂飈，以文字驅遣關心的血淚，顧緬動盪河山，並且遠矚未來，而在他們那動人的聲調和意象裏，又充滿了浪漫主義者獨特的悲劇感；這一類作品有時又直接來自詩人對社會的觀察和想像，發為文學的寫實傾向，帶着知識份子不敢或忘的人生憐憫，以有力的筆墨抒寫他們體會到的，這現實社會的冷漠和荒涼，這現實社會的不平；詩人們參與介入，帶着宿命的心情，些許憤怒，迷惑，聆聽大城和小村莊裏悄然起落的聲息，於是早期詩人作品裏時常反覆出現的，夜晚是打更者的梆聲，白天就是踽踽來了又遠去的算命鑼：「噹，噹……」

在那個時代，大半詩人和別的文學創作者一樣，覺得必須創造「有用」的作

品，必須以筆投入政治社會的鬥爭。立足於這一層志向，詩人有時會被藝術以外的種種因素所牽制，甚至被支配了。我們看到那三十年間，新詩紛紜表達了左傾的革命激情，以及抗戰的民族大義。這些關切本來無可指摘，原是時代真實的一部份，然而許多人碰到這些題目，不論語言聲調和意象比喻都呈連累脫節的現象，每每將文學附屬於政治，沖淡了詩的藝術本質。以這種手法創作出來的詩容或奏效於一時，是有用的，卻不旋踵之間被時勢所棄，如委落風雨下的標語口號。要之，一個對時代有感受的知識份子一旦想以詩的創作投入現實政治鬥爭，則他寫出來的東西很難避免說教和感傷之弊。這些毛病糾纏相生，為信仰，觀念，教條大聲詮釋，為特定的政治目標服務；我們稱這種煩瑣脆弱的現象為「泛政治的感傷」。

泛政治的感傷為三十年代新詩定了音，持續渡入四十年代，在烽火連綿哀鴻遍地的中國，詩正密切注意着戰況，隨時投入大江南北，為藝術以外一切喧鬧的對象服務。除了極少數例外，詩人們鍛鍊了一種共通的腔調，高亢激昂而憂傷，繞着大致雷同的題目，以斷無新意的意象和比喻堆砌他們的段落，試圖引起聽眾或讀者的共鳴。新詩發展前三十年間假如有任何停滯的現象，原因無他，其實只是迷於政治崇於政治亂於政治而已。

然而新詩到了四十年代，終於見證了一文學的新意識在顛巍巍勉強地生長起來，這新意識即我們所謂的現代主義。現代主義進入中國文學界，同樣的，無非留學歐美的青年知識份子所奉獻引介，慢慢在大學校園和都市沙龍裏傳播開來。這個在歐戰以後才逐漸蔚為風氣的文藝觀，二十年代已經偶然被歸國留學生談論着，推為西方文化的新知，而雖然時人對它的認識並不深入，三十年代初至中葉已有名為「現代」的雜誌出版，刊載新的譯介和創作，此允為中國文學標榜現代之始。緊接着以現代主義的理想相砥礪的雜誌則有一九三六年發刊的「新詩」，曇花一現，但編委羣中包括了那時代最突出的前衛詩人。四十年代戰火熊熊的末期，我們又看到一些明顯以西方現代主義為創作依歸的刊物出現，如「詩創造」和「中國新詩」等，他們實驗新技巧，拓展新感性，要為那一度不幸淪為政治附庸的詩文學描繪新面貌，確立獨特煥發的定義，以追尋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真相，一方面要回應西方詩藝的呼喚，一方面要承襲古典文心的咐託。然而這短暫的實驗，終於先因為內戰烽火而隱晦不彰，隨即更因為殊異的政權遞嬗和繼起的督導，脅迫，恐嚇，殘殺，現代主義的文學和藝術肯定不能生長，遂一舉消逝於無形。

詩的現代主義在戰後的臺灣，和一些海外華人社會，尋到了再生茁壯的世界。以臺灣爲心臟和測候臺，現代詩不但在過去四十年內經過討論而定了名，更進一步泛指着從前我們所謂的白話詩，自由詩，和新詩。當然，認真的學者始終耿耿於懷：假如一首詩欠缺了內在的現代質地，知能，和感性，我們輕易還是不可以「現代」來稱呼它的。

早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一些熱衷文學和藝術的臺灣知識份子已通過日文資料，或多或少接受了歐美前衛理論和創作的影響，於是他們的作品也呈現了某種程度的現代風貌，這尤其見於他們的日文創作，斷然與傳統漢詩分離，甚至和他們同時代中國大陸上的詩歌迥異其趣，只約摸類似當時羈留淪陷區和海外中國詩人的風格，探其究竟，無非因爲這些詩人能免於「泛政治的感傷」，勇於追求前衛的藝術。臺灣本土的現代主義先驅者聲音本來不大，然而當他們一旦爲時代因緣而癡聚，當他們和因政治理由而來臺的大陸詩人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終於爲五十年代的

臺灣文學界揭開一壯麗的新幕。

新詩之必須追求現代精神，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超越普通口語的散漫，和平凡，新詩之必須處理二十世紀人類特殊的知識和感應，正面逼視工業社會的夢魘，以絕對尖銳的觸覺試探人生的光明，黑暗，欣喜，恐怖——這些觀念在五十年代的臺灣流行一時，聽起來彷彿歐洲經驗的反響，知性和感性大荒原裏令人戰慄的警語，一再促使詩人放棄舊日纏綿的情懷，放棄故紙堆裏的法則，放棄浪漫主義的狂熱和沉迷，轉而參與全人類的焦慮摸索，要為當代中國詩重新下定義。

現代詩在五十年代確實是臺灣文化界勇健的先驅。詩刊有逕以「現代詩」為名者，其他雜誌動輒冠以「現代」字樣的，再也不稀奇了。詩的突破力最強，摧毀舊形象，搗爛老觀念，並繼之以駭人聽聞的主張，例如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現代派」在臺北成立的時候，他們六信條中最具震撼力的一條是：「我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令整個文化學術界側目。現代詩的墾拓性格直接影響了其他文學和藝術門類，包括小說，音樂，繪畫等，這在當時或許並非詩人自己所了然，但四十年後我們以史的眼光檢驗，終不得不承認詩的感染力特強。

現代化是普遍的要求，在五十年代的臺灣，許多同仁刊物出版了，新人

輩出如風起雲湧。幾乎所有執筆的詩人都在四十歲以下，充滿信心，充滿理想，充滿好奇。詩刊之間經常交換意見，但真正的論戰還是詩人爲維護他們新風格的尊嚴，正面和一些學院教授，方塊作家，以及某種御用文人間的辯駁。在時斷時續的論戰過程裏，舉凡詩的功用，詩的晦澀與明朗，詩的音韻要求等問題都被突出探討，雖然那時出面攻擊現代詩的人從來沒有認同過詩人的主張，時勢證明他們要求詩爲政治服務，想要求詩的絕對明朗以便檢查思想傾向，想要制定新韻譜以規範現代詩的節奏和旋律，凡此種種外界的干預證明都如石沉大海。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臺灣現代詩中可以保存的，沒有一首顯示出詩人服從過外力的指導。七十年代以後，臺灣在政治和經濟結構方面快速變化，間接影響了文化界的氣候。我們必須指出，就在文學和藝術的現代風潮最昂揚的時候，有人開始懷疑包括現代詩在內的文學和藝術創作對整個社會趨向有沒有貢獻。同時就在七十年代中，以小說界爲主的鄉土文學運動興起，導致大規模的論戰，而詩人面對現實，積極修正其訴求和格調的也大有人在，各自以不同的步調走向更錯綜更複雜的八十年代。

臺灣現代詩在八十年代以前的發展大略如此，然則一九四九年後到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大陸的詩又如何？

一九四九年後，在一段漫漫冗長的歲月裏，中國大陸上沒有我們一般認識的詩。分行排列的口號和標語充斥官方發行的刊物，突變，整合，以詩的姿態出現；這種作品和一些急就創作的所謂「民歌」一樣，以政治目的為依歸，流行一時，而且所向披靡。現在回想這半世紀以來，大陸文壇動輒批判所謂的「形式主義」，我們認為一九四九年後三十年間大陸的詩文學正是一種形式主義下灰暗無光的產物，被作為宣揚意識，「圖解政治」的工具。嚴格說來，這浮腫痼疾的文化現象，顯然因整個社會極度體制化所以致之，同時也因為早期「左聯」時代左翼文化人物竭力貶抑詩的藝術追求和審美價值，而斷然以社會改革為詩的單一目標，餘孽流弊，一舉抬頭，乃得以和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任務順利掛鉤。一九八五年北京出版「中國新詩萃」，執筆寫序言的一位學者談到這個問題時，曾經說道：「進入人民共和國階段，傳統的價值觀進行了革命性的更新；詩歌要對革命的宣傳有用則一度取代了詩歌的全部意義。」他又檢討：「我們的最大成功是找到了新時代統一的詩歌原則和個性。但我們最不成功之處可能也在這裏。以基本一致的藝術風尚構成的共性的藝術，在很長時間內被說明為無產階級的藝術對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藝術的戰勝。人們愈是堅信他們的追求的合理性，藝術為此付出的代價愈是沉重。」旨哉斯

言，論詩歌而有「新時代統一的詩歌原則和個性」，那整個過程回想起來必定是恐怖的，何只「不成功」而已！

四

論者嘗謂現代詩在臺灣數度絕處逢生，這雖然稍帶誇張，但我們回顧它近半世紀迂迴突破以求長遠的軌迹，不能不承認其生命力是強韌的。自從鄉土文學論戰以後，臺灣文化界的取捨認同，大致已經公開而彰顯，這其中又經過近年社會上對於思想「多元化」的認定，文學作者各有他們的歸屬，以良知和真情支持個人藝術追求的勇氣。雖然尖銳前衛的現代風格稍呈式微，但受過現代主義洗禮的臺灣詩人再無回頭遷就庸俗的餘地。今天的詩人有朗朗以關切鄉土為主題創作者；有龐然推進，直指科技世界，以及都市生活者；也有熱心轉化古典技巧，以傳統和現代精神相結合者。無論詩人的選擇何在，他們對藝術的執着都一樣是不可置疑的。

在這一長時期間，和臺灣現代詩人砥礪同行的，還有香港和一些海外以中文為表達工具的作者，這其中尤以香港詩人為最重要。香港在歷史，地理，和文化方面